

朱子大全

冊  
堯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五

雜著

尚書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

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陸德明曰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即大皞也

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籍書籍伏羲

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

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

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陸

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號有熊氏墳大也少昊金天氏己姓黃帝之子

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黃帝之曾孫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

氏帝嚳之子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

德王夏禹有天下之號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

德王揆度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

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

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先君

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

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

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

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

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

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

之徒並受其義程氏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

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術末術也固

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人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

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  
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今按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知春  
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  
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  
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  
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

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秦國名始皇名政并六國為天子自號始皇帝

焚詩書在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

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

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

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注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故為秦博士以秦

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

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

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  
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  
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  
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

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  
馬邠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秦誓本非伏生所  
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  
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不同蓋  
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  
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  
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  
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凡二十八  
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真偽之說  
詳見本篇此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  
未暇論也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  
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  
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  
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  
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

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陸氏

曰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

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為隸古定謂

用隸書以易古文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

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

武成旅葵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罔

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其

百篇之序文合為一篇共為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

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為同

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也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

皆三篇共序減八卷又大禹臯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

材亦各三篇共序又減四卷通前減十二卷以五十八

卷減十二卷故但為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

作九共九篇豪飲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材疑至

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

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承

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也今亡

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

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

書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然以今考之其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亦無所發明其間如康誥酒誥梓材之屬則與經文又有自相戾者其於已亡之篇則伊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然相承已久今亦未敢輕議且據安國此序復合為一以既畢會國有巫蠱附經後而其相戾之說見本篇云

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

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陸氏曰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

太子○今按此序不類西漢文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所據未敢必也以其所序本末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

細考焉

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

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

知也括蒼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澁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按此說是也大抵書之

詞語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人

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孔穎

所撰彙括閏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

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  
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  
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  
共爲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  
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三篇共爲三  
十四篇并僞作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  
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  
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  
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  
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  
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頤頤乃於前晉奏上其  
書而施行焉今按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  
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卽武帝之世  
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略同者  
疑卽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



此篇書是張霸  
所僞作者矣

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徧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

可知者如此使學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難者云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

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几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此篇古文今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曰若者發語辭古人文字中多用之周書所謂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

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

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

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聰明也敬

為體而明為用也文章也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

也安安無所勉強之貌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強勉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非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堯之德

寔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其勳之所極也孔子

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

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

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其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忽哉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

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之外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

而和也平均章明百姓畿內庶民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

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

嘆美辭變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於是無不和也此言

堯推其德自身及物由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

近及遠所謂放勳者也辰敬授人時此兼命二氏四子作為曆象以授民欲其及

紀數之書也象所以趨事也若順也吳廣大之意也曆所以

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

八宿眾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

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蠶績之候凡

民事早晚之所關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

也其說詳見下文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此以下四

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

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宅居也

嶠夷東表之地蓋官在國都而統洽之方其極至此非往  
居於彼也曰暘谷者以日之所出而名之也寅敬也賓禮  
接之如賓客也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  
日而識其初出之晨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  
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  
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晝得其中也蓋晝夜皆五十刻  
春主陽故以晝言也星鳥南方朱鳥七宿殷中也仲春者  
春分之氣蓋以日晷中星驗春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  
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申命  
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申命  
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  
鳥獸希革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劉氏曰當云宅南  
曰交趾陳氏曰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  
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為謂  
所當為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春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  
中祠日而識其景如周禮所謂日南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  
火謂大火夏至之中星也希革毛希而革見也以分命和仲宅  
氣愈熱而民愈散也希革毛希而革見也以分命和仲宅

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

夷鳥獸毛毳西謂西極之地曰昧谷以日所入而名之也  
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

分之暮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  
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此時亦晝夜各五十刻秋至陰且

避春之日中故舉宵以見日也星虛北方玄武七宿虛星

秋分之中星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毯毛落更生

潤澤鮮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曰短星昂以

好也

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

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

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

之事也日短晝四十七刻也冬亦主陰然無所避故直言日

也星昂西方白虎七宿昂星冬至之中星也隩室之內也

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亦以寒而生細毛以自溫也蓋

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

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

政不失時也今按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術言或以星言者

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昂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界於

一

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聖人作曆推考參驗

以識四時中星其立言之法詳密如此又按堯冬至日在

虛昏中昂今日在斗昏中壁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而有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天度四分一而有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

東此即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者

是也古曆簡易未立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

東晉虞喜始以天為歲乃立法以追其變反

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大過乃倍其年而又變約

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為七十帝曰咨汝羲暨和暮

五年蓋為近之而亦未為精密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咨嗟也嗟嘆而言之一也暨及也暮猶周也歲周三百

成數也釐治工官庶衆績功熙廣也按天體至圓周圍三

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

躔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

積九千九百八十八日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四日一分三

百四十八是一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三

之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

之五則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

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之日之三百七十五有五歲再閏則五

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積之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

矣積之久而漸矣子積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

朱子大全一文六十五 七一中華書局聚

反易既為可笑而農桑庶務皆失其時為害尤甚故必以  
餘置閏而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洽百官而眾  
功皆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  
廣也

訟可乎此以下至繇績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疇誰咨嗟  
理者將登而用之也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  
丹朱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

豳謂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辨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  
於不善故為豳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

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入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  
時諸侯也蓋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

不然姑存帝曰疇咨若子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  
於此云

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采事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  
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

也言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靜則能言而用之  
則違背其言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不

可曉與下文不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  
相似疑有舛誤

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緜哉帝曰吁咈

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

厥弗成四岳官名一入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  
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

水盛

水盛

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泛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  
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  
也極言下民其咨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又治也僉衆共  
之辭繇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弗者甚不然之辭方  
逆也命上之令也言專任己意不從上令也圯敗族類也  
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繇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繇  
伴直是其方命敗類之證也岳曰則四岳之獨言也異義  
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  
賢於繇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矣言無預  
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  
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  
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  
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  
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朕古人  
通號異順而入之也言汝四岳能我之命而入居我之  
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  
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  
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  
賤也師衆錫與也蓋四岳與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  
妻之名虞氏舜名也兪應許之辭予聞者我嘗亦聞是人



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又四岳獨對也誓無目  
 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  
 為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也烝進  
 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  
 至於大為姦惡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  
 將試舜之意也際二女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  
 婦切也蓋理降下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嬌水名在今  
 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汭水北一說亦在水名一說小  
 水入大水也蓋山水皆自北來人可居處多在所交之北  
 故舜所居二女于嬌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言治  
 裝而下嫁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  
 曰欽哉戒二女之嫁於匹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者况以天子之女嫁於

舜典古文有今文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

升聞乃命以位也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也哲智

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沉

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信實而充塞有此四者

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官職之位也○今按孔  
 疏梅頤奏上古文尚書孔傳之時已失舜典一篇又自此  
 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故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以  
 文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

興於大航頭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註也直方與  
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蓋  
伏生以舜典亦不知有堯典故其傳無此二十八字則固  
失孔傳故亦不知有堯典故其傳無此二十八字則固  
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乃  
得古文本經而并及孔傳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但未  
知其餘文字同異又如何耳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  
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僞蓋過論也慎

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

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

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

爲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唯唐虞有

之猶周之冢宰也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

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

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

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

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爲患堯使舜入

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  
絕人者而天地鬼神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亦或有以相之歟  
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  
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  
也讓于德讓於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爲

也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曾氏曰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

孰是受終者堯始祖之廟未嘗所指為何人也

以齊七政在天體之運轉也璿璣機也璿璣所以象

而設之所以窺璣而察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齊

猶審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

有逆猶入君之有政事也言舜初攝位乃察璣衡以審七

政之所在以起渾天儀晉天文志云攝位乃察璣衡有三家一

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以斗極為中不知其狀如

何周髀之術以為夜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不知其狀如

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蔡

邕以焉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

地居其中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

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

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而下亦然北極去地上

三十五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心極

又其南二十四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

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巳是夏至日北去極

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

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科

而迴轉此必古有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閣始

經營之象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

強

轉而望之。以爲近。得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此。○洗括曰。舊法。規環。一遺法。蔡邕。以爲。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之。○天。晦。不可。目察。則以。刻。周。天。度。一。面。以。璿。玑。疑。亦。爲。此。○。今。按。此。以。漢。法。逆。手。切。之。也。古。人。以。璿。玑。疑。亦。爲。此。○。今。按。此。以。漢。法。逆。推。古。制。然。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十。四。偶。在。地。之。位。以。準。地。而。面。定。四。方。側。立。黑。雙。環。具。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具。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二。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日。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雙。環。亦。刻。宿。度。而。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爲。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跬。損。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又。爲。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而。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曆。家。之。說。又。以。北。斗。二。字。乃。用。寓。爲。機。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

名恐未必然姑存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肆者祭也昊天上帝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

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

類于上帝是也上帝天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六宗宗尊也

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理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

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

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

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嶽羣牧班

下神祇以攝位告也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嶽羣牧班

瑞于羣后執斂瑞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

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錫以圭圭名

玉以冒以德覆冒也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名

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

刻處冒其圭頭有九州不同者即辨其偽也既盡觀見四嶽四

嶽之此以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

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曰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

一日也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頌同羣

后即頌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則又頌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  
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

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孟子曰天

曰巡守巡守巡守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

泰山也柴望燔柴以祀天而遂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

其秩次而就祭之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女第如五嶽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

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

篇諸侯之國其有同者則協而合之也甲乙其法略見上

律謂十二律也六律為陽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六呂為陰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凡十二管皆徑

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

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音聲則長者

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

以之審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

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

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于二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

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

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兩兩龠則二十四

銖而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

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所用有不同者則審而一之也

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

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

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

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

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

以爲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

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如五器劉侍講

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曰王之所以撫邦國

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

聽聲音十有一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大略亦類此蓋因虞夏之禮而損

益之故其先後詳略有不同耳卒乃復者舉祀禮觀諸侯

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

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二

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至于

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

不知何据今未有考也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

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皆一

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注曰祖下及禰皆一

牛程氏以爲但言藝祖者舉尊耳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

共同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

兩存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

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

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

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

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

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

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  
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氏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  
其為治之說言之善則明考其功有林氏曰天子巡守則  
功也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  
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  
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川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幽并營也古者  
作貢亦因其舊大河以內為冀州而帝都在焉及舜即位  
以冀青地太廣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為并州又分東北醫  
無間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  
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  
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楊州其山鎮  
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  
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正辨九州  
之域有楊荊豫青兗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則是為十二  
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  
自何時復合為九也  
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象如天之垂象示人也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  
穿踰淫邪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  
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  
以此而寬之也鞭木未垂革官刑官府之刑也扑夏楚也



教刑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  
 贖其罪也所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  
 猶有可議者則罰其金以贖罪也此五句者寬猛輕重各  
 有條理法之正也嘗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  
 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謂再犯若人有  
 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重而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  
 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輕或由輕而重聖人立法制  
 之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  
 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刑有輕重取舍陽舒陰  
 慘之不問然欽欽欽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  
 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罰不易之定  
 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據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之非禮秋官亦無其文至  
 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  
 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而貧  
 者受刑既非所以為平而又有利之之心焉聖人之法必  
 不然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極絛  
 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之於此不遠去如適也竄則驅逐  
 禁錮之極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其法也共  
 工驩兜絛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大江之南彭蠡之西洞  
 庭之東恃險作亂者也幽州北裔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  
 裔之山或云在今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即雍州之所謂三  
 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  
 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

說者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饕餮二十有八載帝乃為三苗禱机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

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

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為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皆樂器也古者謂畿內之民與列

國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海內之民則不為服唯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又能讓舜為天下得人故海內之民思慕之深至於此也按堯十六即位在位通計七十載又試舜

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一百單一年儀禮圻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月正元日

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月正即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月正猶月朔謂

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按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此云

喪畢之明年不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謀闢知何所據也

既告廟即位乃謀政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壅蔽也咨十受天下之朝貢廣四方之見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咨十

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

柔者寬而撫之能者擾而習之遠近之勢如此先務其略而後致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

朱子大全文六十五 十一中華書局聚

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信有德仁人而拒絕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

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當相率而服從矣○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

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兪汝往

哉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時亮

庶事而順成庶類者乎兪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時有

在朝者也禹崇伯鯀之子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

可宅百揆也時是懋勉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是則指此

百揆之事而言也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

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之比稽首如周

至地暨及也稷契二臣皆帝饗之子稷名棄姓姬氏封於

郟契姓子氏封於商臯陶亦臣名也兪者然其舉汝往哉

也不自聽其讓也此時稱舜曰以見自此時舜未嘗稱帝亦  
可見○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謂有郟之后君也  
如所謂三后夔皆有爵土之稱也稷田正官播布也穀  
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  
其事○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寬親相親睦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慾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欲其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己而無迫切虛偽而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亦此意也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猶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殺入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者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而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當略近之此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乃能使命當其罪而人無不服也

哉帝曰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兪

往哉汝諧若言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

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

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擺工垂

之指即此也往哉汝諧言汝能和其職不聽其讓也帝曰

與二臣名也往哉汝諧言汝能和其職不聽其讓也帝曰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上下山林澤

澤之官也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官益臣名也高辛氏之

子有曰仲虎仲熊太史公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及

斨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及以積竹爲兵建於兵車者斨

方蓋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二人豈能爲二器者與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

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

哉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

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蓋序次百神之官而專以

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

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

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

心繫清而無物欲之謂人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曹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

子也栗莊敬也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

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栗皆所以不足於德性之善而輔翼之也

皆所以防其氣稟之過而矯揉之也所以教胄子者欲其

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

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

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謂之志心有所之必

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

永言既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

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

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

又必以十二律者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

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

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

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

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

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効廣大深切如此今皆不

復見矣可勝嘆哉夔曰以下則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

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帝曰龍朕聖纔說殄行

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聖疾殄絕也

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

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

纔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逆必使審之既允

而後入則邪辟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

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

書門下者皆此職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

亮天功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

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

職以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

伯夷咨四岳而命之者也垂命益泛咨而後宅命夔

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命夔

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之所能也故必咨於

四岳若予工若上禮知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

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

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

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

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平

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官兼

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

所謂損益可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

知者如此○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

苗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幽賞罰明信人入力於事功此  
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三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  
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  
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故治  
水之際三危已宅而猶有不帥工者及禹攝位之後帝命  
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  
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  
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  
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書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  
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  
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  
東南下如言舜巡守南方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  
按此得之但言舜巡守南方而死為句絕耳方猶云徂乎方之方也  
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此言舜生而側微至三十年  
堯乃召而用之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一年乃  
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  
於篇末總敘其始終也

### 大禹謨

於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而其善政以為大禹者

臯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  
典之未備者古文有今文無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謨謀也命教  
祗敬也帝謂



舜也文命敷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

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王氏以為禹

號蘇氏曰非也以文命為禹號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吳氏曰此書不專為大禹而作此十七字當是後世模放

二典為之皋陶謨篇首九字亦類此○今按此篇稽古之

下猶贊禹德而後便記皋陶之言曰后克艱厥后臣克

其體亦不相類吳氏之說恐或然也

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曰以下即禹承于帝之言也

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曰德者言其德化之深

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不敢易其為臣之職

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常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帝

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己者矣

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  
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嘉善攸所也無告  
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眾論悉致羣  
賢而天下之民皆被其澤無不得其所以矣然非忘私順理  
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  
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  
矣程氏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益曰都帝德  
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都嘆美之辭也。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爲鄙，謂都爲美也。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爲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此類固爲有理，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譽其美，而不見其勸勉規戒之辭。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只依舊說贊堯爲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字本訓由，故又是堯爲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以爲所當由之道也。言天道無常，隨人所行之順逆而應之，以禍福猶影益曰：吁，響形聲以終上文之意，見所以不可不難者。以此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先王後戒，欲使警同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虞度也。言當儆戒於無虞度之時，謂戒於無形也。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敬畏也。任賢以小人間。

之謂之貳去邪而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成就也百志  
 言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也百志  
 猶易所謂百慮也拂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  
 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  
 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之言如此亦有  
 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脩義理昭著  
 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  
 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  
 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不  
 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  
 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失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  
 不可勝言者矣可不為害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  
 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卑勿壞於  
 美之辭也益言儆戒之道禹嘆而美之因謂所以如是而  
 修其德者將欲以善其政也而為政之道不在乎他特在  
 乎養民而已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以水克火以火克金  
 以金克木以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水克火以火克金  
 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  
 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器商通貨  
 財之類所以利生之用也厚生者衣食肉不飢不寒之  
 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脩則民生略遂而不飢不寒之

居而無教故爲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  
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  
矣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百穀本在木行之類以  
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九功合六與三也惟敘者言  
九功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九敘惟歌者則以  
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旣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  
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  
安養旣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  
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  
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矣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  
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卽其前日歌詠之  
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  
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己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  
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  
謂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沐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  
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  
治萬世永賴時乃功以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旣平而萬物得  
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  
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  
美之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  
也  
惟不怠總朕師矣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  
勤勞之事而汝乃能不怠於其職故命之以攝帝位而率  
衆臣也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

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總堯之衆禹曰朕德罔爾未能遽宅帝位也故其命禹亦若是而已

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邁勇往

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舉陶

位帝當思念之而不志也茲指皋陶也禹遂言我念其可

以率帝之衆者惟在於皋陶耳又言名在於皋陶蓋反覆思之而

者則是亦惟在於皋陶者亦以為惟在於皋陶蓋反覆思之而

皋陶而允出於心者亦以為惟在於皋陶蓋反覆思之而

卒無有以易於皋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舜

命禹宅百揆而禹讓稷契皋陶此不及稷契者史記載稷

契皆帝馨之子與堯為兄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

意其至是必已不復存矣

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  
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  
及者而已期者先事而取必之謂舜言皋陶能明五刑以  
輔五岳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故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  
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今乃臣庶罔干予正而民情又  
皆合於中道無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  
稱皋陶之功蓋不聽禹之讓而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

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  
 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  
 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  
 子孫然嗣親而世疏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  
 遠延于後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  
 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  
 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  
 於法之中有疑其或輕或重者則從輕以治之功已成矣  
 而於法之中有疑其或輕或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  
 常也謂罪之輕重未明而可以殺不殺以無殺者欲殺之則  
 恐其實無可殺之罪而陷於無辜不殺之則恐其實有不  
 常之罪而失於不殺之心所不忍也故與其至公至平之殺  
 不辜者尤聖人之心所不忍也故與其至公至平之殺  
 寧姑全之自聖人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  
 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其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  
 而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無所壅遏而得法之意有以  
 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法之意有以勝其  
 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不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  
 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皋陶以舜  
 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帝曰俾予從欲以治  
 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己功也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也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  
 也汝不能使我如其所願以至治教

汝之行如風鼓動莫不靡然美之乃帝曰來禹降水傲子成

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

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

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降水古

文作洚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

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降洞無涯也其災所起

雖在堯時然既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警懼於己

不敢以爲非己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言禹自許能任治

水之責而果能治之是成其信也成功謂水患既平而

九功皆敘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

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自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

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揜者故舜於此復申

命之必使攝位也懋宜作懋盛大之意此作懋者乃訓勉  
爾蓋古字亦通用也懋指其克勤儉不矜伐而言丕大績  
功也指其成允功而言懋乃德者彼有是德而我以爲盛  
大嘉乃績者彼有是功而我以爲嘉美也歷數者帝王相  
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言汝有此盛德大功故  
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言其不可辭也  
是皆舜方命禹以居攝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允執厥中於心者人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

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動而難反故危而不  
安義理難明而易昧故微而不顯惟能省察於二者公私  
之間以致其精而不使其有毫釐之雜持守於道心微妙  
之本以致其一而不使其有頃刻之離則其日用之間思  
慮動作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  
曰允執厥中而舜之命禹又推其本末而詳言之蓋古之  
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  
可見於經者不過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畏而敬守之  
哉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稽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  
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正論皆妨政害  
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謀事故又戒其勿  
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可愛非君  
言處事之方內外相資兩得其要而治道備矣可愛非君  
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  
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  
不再此言可愛者君而可畏者民也君之所以可愛者以  
衆非君則無以奉戴而至於亂也民之所以可畏者以  
以君非民則無與守邦而為獨夫也故為人君者當自警  
戒以謹守其所居之位修其所願欲之事欲其有以常保  
其位永為下民之所愛戴而不至於危亡也若不恤其民  
使其至於困窮則天命去之一絕而不可復續矣豈人君之  
所願欲也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兢兢以深警之雖其  
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



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和好也戎兵  
 戎也蓋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故戒之命汝其慮已審  
 矣豈容復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  
 有他說乎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  
 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  
 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枚卜謂歷卜之舜之所言人事  
 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掌  
 卜筮之官也蔽斷昆後也習吉重得吉卜也蓋言卜筮之  
 官占事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合之於龜若我之志  
 已定而眾謀又協則鬼神其必依據龜筮無不協從矣况  
 卜筮之法不待習吉今又何用更待枚卜再得吉兆乃為  
 可乎再辭曰固毋禁止之辭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  
 以為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為堯廟未知是否如  
 帝之初即上篇所記齊七政修羣祀朝諸侯等事也

金滕說

金滕此篇之作在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事  
 且備東征本末故敘之於此

既克商二年止王翼日乃瘳此敘周公請命之事

武王既喪此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  
管叔及其羣弟止不利於孺子此卽大誥所謂三監及淮  
夷叛也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爲辭若王敦之於劉  
隗刀協爾詩序所謂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而作七月之詩以陳王業風喻成王者蓋此時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止告我先王作大誥遂東征周公居東  
二年則罪人斯得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  
降霍叔于庶人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皆此時事  
于後公乃爲詩止誚公公既滅武庚管蔡而成王之疑未  
釋故公不欲遽歸留居東方而周大夫爲作破斧伐柯九  
罭狼跋之詩

秋大熟止弗敢言金縢所藏代武王之說史之祝辭惟爾  
元孫某邁厲虐疾至能念于一人是也既克商二年至乃

告大王王季文王及公歸王翼日乃瘳皆史與百執事之言敘後事以始終祝冊之辭也

王執書止歲則大熟歸禾嘉禾之書皆此後作周公自是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之詩也

召誥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

夏后政衰稷之子不窋出奔於戎狄之間至孫公劉始立

國於豳十世至大王避狄入之難於岐山下文王遷于

豐武王遷于鎬郃在漢右扶風縣在長安西南四百餘

在美陽縣岐山豐在郃西北無百里

所謂鎬波也岐山在郃西北無百里

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鎬在豐東二十五里

曰成王欲宅洛者以天事言之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

之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地之中風雨

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

均焉非特如此而已懲三監之難處殷頑民遷以自近洛

距妹邦為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

鎬京宗廟社稷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時會諸

侯而已何以知其如此以詩考之宣王時會諸侯於東都

而車攻謂之復古

召誥

惟二月既望林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越六日乙未王朝

步自周則至于豐鑄京至於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惟太保

先周公相宅傳曰太保三公也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臚傳曰

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林曰漢志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

猶言明月也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

則經營傳曰三月五日也葉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

北而四營之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洛汭洛北之水疏曰庚戌三月七日

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

觀于新邑營傳曰翼明也疏曰十一日也蘇越三日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配傳曰告立郊社位於天以后稷越翼

朱子大全一文六十五 三一中華書局聚

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曰告立社稷之位

有疏曰十五日也禮成廟則釁之故其釁之禮歟廟越七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疏曰二十一

屬役之書也侯服甸服男服之邦伯不及采衛者不以遠

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傳曰大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

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傳以為王

文不見王無事故諸侯公卿至觀於王以下篇告卜事觀

君如此惟陳氏以為旅陳也成王在鎬而諸侯在洛以幣

陳於王以及周公者周公攝王事故也此說最善葉曰禮

諸侯朝于廟既畢出復束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既致于王

復奉束帛以請覲大夫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君臣不同

時今旅王及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告庶殷諸侯及其御

謂公事公言之王者無私也王時在鎬豈亦如嗚呼皇天

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

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元子者天之元子陳曰元

易亡而天亡之天命之無常如此今王受天命誠無疆之福然亦無疆之憂也其可不敬乎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指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

後民茲服厥命厥終知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

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王其疾敬德也遠也遐終者去而不返之辭瘝病也籲呼

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也雖死而其精神在天故能保

佐及其後王後民使之服其命而不替其後至紂之時賢

而逃亡出見拘執天哀在下民故眷命於能勉敬者以代殷

位而周家受之故王不可不疾敬德恐無以承天眷命又

復如紂也朱子發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

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衆人物欲蔽

之故魄散而氣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

死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葉曰智藏瘝在言至紂而愚其

智則藏而獨病民之心存也籲和也言祈和於天也此與

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此一節

可曉處舊說有夏敬德故天道亦降格以保之面向也稽

害大意言既監于殷又當遠觀有夏歷代廢興存亡之迹不過敬德順天則天保佑之後王不敬故墜其命也今

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

謀自天已陳夏商敬德墜命之所由又戒王也王氏曰勿

則又善也陳曰老成人多識前言往行故考古人善德

必資老成稽謀自天言觀天之命所去就則知敬德之

緩矣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

敢後用顧畏于民蘇氏曰王雖幼國之元子也其大能

者疾教其德不敢遲也顧畏于民者暑險也民猶水

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或曰元子謂

天之元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言王今又居洛邑繼天

子也為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為王亦至旦曰其作大

邑其自時配皇天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治民今休稱周公言常作大邑而自此以為祀上帝以及慎

成命以治民矣蓋召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公述周公宅洛之意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民于洛蓋與洛之

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事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  
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  
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為  
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  
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反耳上之人有  
以節之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節民之  
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又當敬為其所不可不敬之德以  
率之非政刑所及也王氏以為明政刑以節之不知道之  
言也或曰服亦事也猶任也任殷人為御事使之佐我周  
之御事也蓋欲其共事相習以成善且使上下相通情易  
以行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進於善我不可不監于有  
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  
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  
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  
功王氏曰言夏殷所受天命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也我  
所敢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也陳曰召公言  
我王嗣二代而受命我亦惟以此二國長短王乃初服鳴  
之命告於王而繼其功蓋欲王之敬德也

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



命歷年王之初服不可不慎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

其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

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天無一物之不體

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

用于天下越王顯蘇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久矣

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蓋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

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行天

下而王亦顯矣或以此戒王勿用此小民淫用非彝而復

以殄戮治之也言當正身事下不務刑上下勤恤其曰我

受天命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

受天命矣林曰王能敬德于上而小民儀刑拜手稽

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  
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蘇氏曰庶殷雖已不作然召公  
憂其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

其大和會而協雖周之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民  
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  
人與百君子皆同保受王之威德主當終受天之成命我  
顯于後世林曰讎民百君子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  
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蘇氏曰我非敢以  
以贊王祈天永命而已王氏曰  
奉幣以供王茲祀上下而祈永命

洛誥

王氏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闕之而擇其有可知者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蘇氏曰周人謂洛為成周謂鎬為宗周

使來告

卜

王在宗周遣使告之

作洛誥

葉曰此篇當與召公先相宅度其所宜遷都之議使召公先相宅度其所宜

為王城者召公既卜洛而告則以商庶民略定其位於洛

公得卜至遣使告卜相與往來洛誥蘇曰此處有簡脫在

告戒本末序次之以示後世也

魄至洪大誥洽下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復如復

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曰子

者親之也曰明辟者尊之也程氏曰猶言告嗣子王矣

葉曰復如孟子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

事保佑王躬而相此洛邑以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

為王嘗於此初作民主也

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乃卜瀍水東

亦惟洛食也乙卯即前至洛之日蘇氏曰黎水今黎陽

都河朔為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葉曰卜者先墨龜

為兆而令之灼而兆順其墨謂之食墨求吉不過乎三既

卜黎水又卜澗水東又卜瀍水西則三矣皆曰惟洛食者

以召公之卜而復以三地求瀍水西為王城宮室宗廟所在

召公之卜為定也傳以瀍東瀍西為王城宮室宗廟所在

瀍東為成周遷殷頑民之所諸儒多用其說而陳氏姚氏

之說尤詳俾來以圖及獻卜圖俾使也遣使以所卜地王拜

今見別論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以配天之美命王曰姚成曰天休震動使周有天下者  
天之休也故周公敬之而相宅以配天休也○或曰作  
新邑與我周室同休○又或謂作洛與宗周同休王不在  
洛言來者順公所在而言○或曰王本與公同來又曰王  
得卜而來見公遂公既定宅俾來來示予卜休恆吉我二  
人共貞貞猶當也○葉曰凡卜有貞其吉凶者大卜言國  
也公其以子萬億年敬天之休公當以予永遠敬天之休

以成此休常拜手稽首誨言之拜受昌言也猶禹周公曰自此

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傳疏以為王與公俱在

留周公居守而周公有此言皆不可王肇稱殷禮祀于新

邑咸秩無文從殷而來猶前篇之禮○疏曰雖有損益以其

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成王於新邑

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

予惟曰庶有事此本其攝政時言也齊百工謂百官總己

歸周恐新邑之有事也今王即命曰記工宗以功作元

祀殷祀而告之神明矣王曰功而尊之又以此功因所邑

盟府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

子其朋大視功載則可見矣凡汝所自教之工乃我之朋

猶言太史友內史友邦冢君也功載記功之書也王似

欲留百工於洛以聽周公之命成王與周公言未嘗汝之

此周公稱汝也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

弗其絕周公言既如此則孺子往矣但汝所朋不可不慎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戒成王歸宗周其所順

習於事當惟用此在周百工皆我所總齊者往新邑俾嚮即

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言我今往新邑所使

之辭於後世矣言往者如云來相宅順王所在而言趨事

言功常失之急薄故又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

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

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

暇周公言已矣乎汝成王惟冲子當惟其終猶伊尹言慎

幣交也曰吾幣足矣何以禮為如是者猶不享也諸侯不

役安得不爽亂而輕侮乎如是則有成王實啓此亂而遺

周公以憂勤不暇也蘇氏曰小人賄以說人必簡於禮

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

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

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賄則招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陳曰予嘗以此思之則知文帝卻千里馬

而漢鼎重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於泰山矣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

哉棐輔也獲勉也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

性者惟在乎勉而已一說乃惟孺子頌朕不暇篤敘乃正連此段言成王不聽我言是分我以不暇也

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正父武王也厚敘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

命汝往歸宗周汝其敬敘武王之業難而我留於此修后稷先公之業明農事以教民亦王業艱難之意也我民裕矣

則彼殷民以教民為裕亦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無有遠而不至者戾至也

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居師營洛邑定民居也蘇

稱秩元祀舉大祀也言此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數事皆賴公之功而成也

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穆穆和敬之貌天子之容旁作謂周公輔成己

朱子大全文六十五

德以迎迓太平之教予冲子夙夜毖祀蘇曰祭則我冲子政則周公成王言

我歸宗周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輔導我厚

也所稱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上文王曰兩

辭疑有闕文成王言我當歸卽政于宗四方迪亂未定于

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順也亂治也四方雖已順治而猶

功○葉曰宗者掌禮之官蓋周公居洛七年乃制禮作樂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公且使周

工也四輔猶四鄰也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

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此正與

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已公功敬公無困哉言公

無以事自困猶漢所謂閔勞公以官職之事也我則當無

厭倦於安國安民之事而公但勿廢其周公拜手稽首曰

此王歸後使人來勞周公拜受之辭也

召詔蘇淫用洛誥明辟論疏城成周論○惟七年葉說在

下○解

康誥日月一段林說與蘇說不同

若曰

史文其言而撮其要略也陳○

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刑人殺人矣非汝封又曰劓刑

人則無或劓刑人矣言其責之在己也先儒作四句讀曰

故不得其說而蘇氏破句讀之陳林宗之誤矣惟弔茲惟

痛閔此得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得罪閔痛之深恨不自

我得罪也

葉說好

雖若此然不罪之則民彝泯亂矣

元惡大憝詳文意當從王氏乃非德用又言汝若寬縱則

小臣外正皆得為威虐汝之為此欲以德又民而實非德

也姑息而已蘇陳等說懲王氏之弊一槩以寬為說恐非

聖人刑人正法之意也○文王之敬忌忌惡也惟助成王

德顯句越尹人祗辟也

越及

顯民明明德於民也

恫瘝

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



惠不惠懋不懋順其所不當順勉其所不當勉亦通不典

式爾古註云訓勉○蘇云爾是人自言法當如此皆透王

若有疾刑人如痛在己 ○蔽時忱陳說陋○至誠 ○殄享

○世享皆謂享于天子

武成月日譜

一月是以辛卯推當

壬辰旁死魄孔注云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日○

戊午師度孟津二日

二月若前月小盡即是辛酉朔庚申朔

癸亥陳于商郊庚申朔即是四日 ○甲子勝商殺紂或

日或四日漢志云既死霸越五日甲

閏月李校書說是歲閏二月蓋以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

若前一兩月俱小則此月己丑朔一  
大一小則庚寅朔俱大則辛卯朔

三月若前三月俱小則戊午朔一大二小則己未朔二大  
一小則庚申朔俱大則辛酉朔然閏月小大計必無

也辛酉

四月若前四月俱小則丁亥朔一大三小則戊子朔二大  
二小則己丑朔一大小則庚寅朔

王來自商日一○既生魄諸侯受命于周或癸卯或甲辰

或乙巳經文在庚戌後○丁未祀周廟十日或十一日或十二日

漢志在丁未前○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日或二十二日或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

日五

右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

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

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

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

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

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二

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据也顏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程氏之云又未知其何所据也

按張霸偽書有武城篇劉歆誤

以為古文說見書序疏中

考定武城次序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  
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祗承承上  
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  
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  
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  
商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  
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  
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  
之野示天下弗服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  
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  
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  
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  
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  
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  
大邑周此下當有闕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讀右此篇簡編錯亂劉侍讀王荆公程先生皆有改正次

商序今以參考定讀如此大略皆集諸家之所長獨四月

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事

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定

生魄在丁未庚戌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

請命而武王以未告天地未祭祖宗未敢發命故且命

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

始告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固如此也劉侍讀謂余

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闕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先生徙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闕文猶當有十數語也此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詞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之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五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六

出雜著

始自天孝經刊誤古今文有不同者別見考異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

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大雅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

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

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

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

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



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生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

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爲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爲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以聖言全體大義爲害不細故今定此六十七章者合爲一章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會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右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  
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  
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  
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  
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  
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唯  
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  
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子產曰夫禮天  
之經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民  
下便陳天明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實然後  
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  
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

不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温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而  
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  
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爲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  
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  
天害至於後段則文旣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  
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况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  
會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詩亦  
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  
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  
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  
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  
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

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爲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

且得仍舊耳後不言合刪改者故此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  
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孝者  
皆欲如此也又况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  
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  
皆有矜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  
孝之大卽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  
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  
意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  
二章爲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複不當通  
爲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爲一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  
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  
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

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別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爲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

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

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有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  
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爲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疎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

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至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爲傳之十章或云宜爲十二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章也或云宜爲九章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二章也嚴父孝也

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

或云宜為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為傳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一節釋忠於事君之意當為傳之九章

或云宜為十一章

因

上章爭臣而誤屬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

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傳會。

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

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

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為外傳。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類，即

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孔叢子亦偽書而多用左氏語者，但孝經相傳已

久，蓋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

為之也。孔叢子敘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

非東漢人作。所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

雜記中偽造漢人文章。西京雜記之繆匡衡傳皆注中顏氏已辨之，可考。

甚可笑。所言不肯為三公等事，以前書考之亦無

其實而通監皆誤信之。其他此類不一，欲作一書

論之而未暇也姑記於此云

讀管氏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所受是極必虛其心然後能有所容極謂

盡其本原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弟毋驕恃力服吐蒲

驕而恃力則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下

孟反○虛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式法

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右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拚弗運反盥音

掃席前日拚盥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泛拚正席

共音恭席叶祥倫反○共盥謂共先生之盥器也徹盥

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客叶音

向○怍謂變其容貌

右蚤作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長丁文反否叶音鄙○謂先從

長者教之一周之外不必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也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必

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反行○下孟

者無過不及之名以此爲紀綱然後可興也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

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

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客見上讓叶平聲行叶音抗○駿作

亢禮也受命爲先生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

出皆起至於食時

右受業對客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

毋悖錯七故反悖布內反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

羹叶音郎○先菜羹齎中別齎在醬前其設要方齎側反

列反要一遙反○載謂肉而細者遠載近  
醬食之便也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  
飯是為卒左酒

右醬醬當作漿○是謂載也禮三飯乃食載而辨穀皆畢

明在載外也鄭注二禮兩引上文皆作漿字又此上文告  
已云載在醬前則此醬不應復在載外矣今本誤也

具而退捧手而立二句未詳韻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

七周還而貳唯噦之視同噦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

謂貳紀也挾古協反還七音旋噦苦簞反○三飯食必二毀斗

後益肉也豆有柄長尺則立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漱祭未詳○既

搜斂所祭也

### 右饌饋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要平聲○所謂

也飯必捧擊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

咥覆手擊音覽隱於斬反飽叶補苟反咥音二○不以手

朱子大全一文六十六  
九一中華書局聚



不以拭其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樞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

餽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樞苦侯反鄉音向席客

任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污賓

### 右乃食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

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記注作搗又作葉並以涉反○攘袂

播而灑室中盥故握手為掬以灑揲舌也既有入戶而立

水將拚之故執箕以舌自當而置帚於箕中也

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左側貸他得反○謂凡拚之道

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折之舌反○徹動也

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從前掃而却退聚其坐板排之以葉

適已實帚于箕板穢時以手排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

故辭之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

謂合考書義也

右灑掃

暮食復禮謂復朝昏將舉火執燭偶坐錯總之法橫于坐

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乙坐反○聲錯見上所叶疏果反櫛莊

燭故謂之總其未然者則橫于坐之所也櫛謂居句如矩

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燭既盡則更

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為緒句古侯反下叶音戶○

使人以新燭繼之一橫一直其兩端相接之處勢曲如矩

則方正不邪也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間可以各

居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下未然者右手執燭左

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叶

音緒去上聲○先執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

手正櫛而投其緒於椀中至其櫛漸短有墜而不可執者

則後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

右執燭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

則否奉芳勇反俶昌六反否見上○俶始也謂變

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

右請社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

弟子之紀友叶音以叶上聲長  
丁丈反儀叶五何

右退習

記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說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  
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  
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  
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  
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  
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木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  
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  
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熹按正義曰  
夫子所作象

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  
辭及王轉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  
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晁氏所引以證  
王弼分合經傳者然其言夫子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  
後則孔氏亦初不見十二篇之易矣又奈何後之儒生尤  
在於彖及大象發之似亦有所未盡  
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  
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  
司馬遷班固序傳楊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  
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  
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  
于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  
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后者讓也嗚呼他人尙何  
責哉熹按詩疏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  
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  
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  
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  
自為一書故高貴卿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  
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

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晁氏於此固不如呂氏之有據然呂氏於乾卦經傳之次第所以與他卦不同者則無說焉愚恐晁氏所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而卒大亂於一王弼者似亦未可盡廢也因竊記于此云云

著卦考誤

揲著之法見於大傳雖不甚詳然熟讀而徐究之使其前後反復互相發明則亦無難曉者但疏家小失其指而辯之者又大失焉是以說愈多而法愈亂也因讀郭氏辯疑為考其誤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正義曰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就五十策中去其一餘所用者四十有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以四十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此以上掛一以象三者就兩

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著皆以四，四爲數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扚以象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所扚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四揲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扚而後掛者，旣分。天地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扚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扚而總掛之，是再兩揲扚而後掛也。

今攷正義之說，大槩不差，但其文有闕略不備，及顛倒失倫，處致人難曉。又解掛扚二字分別不明，有以大起諍論而是一揲也之揲以傳文及下文攷之當作扚字，則恐傳

寫之誤耳今頗正之其說如左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有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爲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也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扚者奇零也扚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勒之也象閏者積餘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略三

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  
凡一掛兩揲兩扚爲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扚以象閏是五  
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扚之策復以見存之象分  
二掛一而爲第二變也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正義曰四營而成易  
者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著策乃成易之一變也十  
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  
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  
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爲老陰謂初得九  
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爲老陽謂初得五  
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爲少陰謂初與二  
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二箇四而有  
一箇九此爲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爲少陽者謂



三揲之間或有一箇九有一箇八而有一箇四或有

二箇八而有一箇五此為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既

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定一卦則十有八

變乃其始成卦也正義又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

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陽爻稱九陰爻稱

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著之數九過揲

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

義準此初見乾卦劉禹錫曰一變遇少與歸奇而為五

再變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

措手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

得九是已象餘三又曰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第

二指餘三益四餘四益三第三指與第一指同李泰伯曰

聖人揲著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扚確然有法

十三象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扚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矣乃扚其四而謂之少則扚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爲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扚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爲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少兩多則扚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爲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扚十六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爲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

今攷三家之說正義大槩得之但不推多少所以爲陰陽老少之數又以過揲之數已見乾卦而遂不復言此爲太

略而易字之解三揲之分亦為小庇劉氏蓋合正義二說而言其法始備然其曰遇多遇少與歸奇為若干則是誤以兩扞為所遇而謂掛一為歸奇矣其曰餘三十有六策四四而運得九則是反以過揲為餘數而又必再運之矣此皆不如正義之名正而法簡其論第一指與第二指第三指之餘數不同則雖為三變皆掛之法然曰餘若干而益若干則為揲左不揲右而不免有以意增益之嫌其以三變掛扞之策分措于三指間則初變之扞誤并於掛再變之掛誤并於扞亦為失之且一手所操多至二十五策亦繁重而不便於事矣李氏之說最為簡易而分別掛扞為明白祖其法為多者一為少者三而不知二變多少之各二且曰扞十二并掛一為十三而不知扞千并掛三為十三

餘三象同

則是後三變不掛而不若劉說之為得也今皆

正之如左方云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易卽變也謂分  
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著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  
變而成卦者謂旣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  
營以爲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爲一卦也其法初一  
變兩揲之餘爲掛扚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爲掛  
扚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爲掛扚者亦不四則八  
五四爲少九八爲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之三少  
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而二  
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  
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初掛之一而存者四  
十八以四揲之爲十二揲之數四五爲少者一揲之數也  
八九爲多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爲奇兩揲爲偶奇者屬陽  
而象圓偶者屬陰而象方圓者一圍三而用全故一奇而

含三方者一圍四而用半故一偶而含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相爲對待而具於洛書者亦可見也故三少爲老陽者三變各得一揲之數而三三爲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圍三也三多爲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爲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圍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爲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三二一三爲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

方二謂兩八圓二謂一十二

兩少一多爲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

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二三一二爲八也其存者三十二  
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入左  
右皆策則圓二方一也

圓二謂兩十二  
方一謂一八

而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

篇凡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當萬物之數也正義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以

今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六策

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

八策此經據乾之老陽之策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者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

四策也若坤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六爻則有一百

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故百四十有四也凡三百

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兩策有三百有六十

當期之數三百六十日舉其大略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篇之爻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六也陰爻亦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也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今攷凡言策者卽謂著也禮曰龜爲卜策爲筮又曰倒策側龜皆以策對龜而言則可知矣儀禮亦言筮人執筮尤爲明驗故此凡言策數雖指掛扚之外過揲見存之著數而言然不以掛扚之內所餘之著不爲策也疏義及其解說皆已得之且其并以乾坤二少之爻爲言則固不專以乾坤爲老六子爲少矣但乾坤皆少而其合亦爲三百六十兩篇皆少而其合亦爲萬一千五百二十則疏有未及

而學者不可不知爾

右撰著之法見於大傳者不過如此爲之說者雖或互有得失然亦不過如此愚已論之詳矣學者反復其言使各盡其曲折則後之爲說者其是非當否不能出乎此矣

康節先生曰歸奇合劫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

九也

餘放此○郭氏曰歸奇合劫之數謂不用之餘數也策數所得之正策數也去此不用之餘數止語歸奇合劫之餘數故有三多三少之言至

康節然後策數復見於書餘數不復相亂矣

今按康節歸奇合劫四字本於正義所謂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掛劫之一處蓋因其失而不暇正也然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則正義於乾篇初九文下已明言之安得謂唐初以來不論策數耶且康節又言得五與四則四亦未得爲去此不用之餘數矣大抵爲此辨者未知掛劫之中



奇偶方圓參兩進退之妙是以必去掛扞之數而專用過  
揲之策其說愈多而其法愈偏也

十四 橫渠先生曰奇所掛之一也扞左右手之餘也郭氏曰自

合 法唐初以來以奇為扞故揲再扞而後掛者每成一爻

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郭氏曰凡一掛再扞為三變而成一

爻橫渠之言正所謂閏常不及三歲而至故曰五歲再

以明正義之失也閏此歸奇必俟再扞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

今按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掛也奇也扞也大傳之文

固各有所主矣奇者殘零之謂方著象兩之時特掛其一

不得便謂之奇此則自畢董劉氏而失之矣扞固左右兩

揲之餘然扞之為義乃指間勒物之處故曰歸奇於扞言

歸此餘數於指間也今直謂扞為餘則其曰歸奇於扞者

乃為歸餘於餘而不成文理矣不察此誤而更以歸奇為

掛一以避之則又生一誤而失愈遠矣郭氏承此爲說而  
詆唐人不當以奇爲扚夫以奇爲扚亦猶以其扚爲餘爾  
名雖失之而實猶未爽也若如其說以歸爲掛以奇爲一  
則爲名實俱亂而大傳之文揲四之後不見餘著之所在  
歸奇之前不見有扚之所由亦不復成文理再扚者一變  
之中左右再揲而再扚也一變之中一掛再揲再扚而當  
五歲蓋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扚當其再歲之閏  
也而後掛者一變旣成又合見存之著分二而掛一以起  
後變之端也今日第一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  
掛之變爲掛而象閏以不掛之變爲扚而象不閏之歲則  
與大傳之云掛一象三再扚象閏者全不相應矣且不數  
第一變之再扚而謂第二第三變爲再扚又使第二第三  
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且於陰陽奇偶老少

之數亦多有不合者今未暇悉論後當隨事發之爾

伊川先生撰著法云先以右手指於左手之中取著

與六一莖掛於左手小指之間此名奇也次以右手四撰

掛之左手之著四撰之餘數置案之東西隅此名右手之

對變抄復以左手四撰右手之著四撰之餘亦置於案之

出而東南隅此名左手之抄其兩手所握之著為所得之

正策數又云再以左右手分而為二更不重掛奇又

云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抄之中次合正

策數又四撰布之案上得四九為老陽郭氏曰此法

伊川先生雍復受於先人本無文字歲月滋久慮或遺忘謹詳書之

今按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既云本無文字則其傳受之

際不無差舛宜矣其以掛一為奇而第二三變不掛愚已

辨於前矣其曰兩手餘數置之案隅而不置之指間則非

歸奇於扚之義其以一變過揲之著便爲正策則未合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其曰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扚之中則其掛之之久也無用其歸之之晚也無說而尤不合於大傳所言之次第又以四揲正策布之案上然後見所得之爻則其重復又甚焉凡此恐皆非伊川先生之本意也覽者詳之

兼山郭氏曰著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卽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也蓋四十九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則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凡得者策數

也去者所餘之扚也

雍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掛象如此則不必四十九數凡三

十三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

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以得初揲非五卽九再揲三揲不四卽八之數獨不可以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

今按此書之中此說最爲要切而其疎率亦無甚於此者蓋四十九者著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爲掛扚其後爲過揲以四乘掛扚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扚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銜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扚之數所以爲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於掛扚之數旣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爲無所務於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爲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扚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無之說其失益以甚矣聖人之道中正公平無向背取舍之私其見於象數之自然者蓋如此今乃欲以一偏之見議之其亦誤矣

又曰四象之數必曰九八七六者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再以四揲而得之也九六天地之數也乾坤之策也七八出於九六者也六子之策也乾坤相索而成者也

今按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儀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爲四象者久矣至於揲著然後掛扐之奇耦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有以乘之於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於其中九七天數也三十六二十八凡老陽少陽之策數也六八地數也三十二二十四凡老陰少陰之策數也今專以九六爲天地之數乾坤之策謂七八非天地之數而爲六子之策則已誤矣

又曰天之生數一三五合之爲九地之生數二四合  
之爲六故曰九六者天地之數也乾之策二百一十  
有六以六分之則爲三十六又以四分之則爲九坤  
之策百四十有四以六分之則爲二十四又以四分  
之則爲六故曰九六者乾坤之策數也陰陽止於九  
六而已何七八之有故少陽震坎艮三卦皆乾畫一  
其策三十六坤畫二其策四十八合之爲八十四復  
三分之而爲二十八復四分之而爲七少陰巽離兌  
三卦皆乾畫二其策七十二坤畫一其策二十四合  
之爲九十六復三分之而爲三十二復四分之而爲  
八是七八出於九六而爲六子之策也然九六有象  
而七八無象蓋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  
無象以爻則六子皆乾坤之畫而無六子之畫也故

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之奇畫用乾之九也  
得偶畫者用坤之六也無用七八之道也

今按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五中數故不用六七八  
九十天地之成數也十全數故不用而河圖洛書之四象  
亦無所當於五與十焉故四象之畫成而以一二三四紀  
其次九八七六積其實揲著之法具而掛扚之五與四以  
一其四而爲奇九與八以兩其四而爲偶奇以象圓而徑  
一者其圍三故凡奇者其數三偶以象方而徑一者其圍  
四而用半故凡偶者其數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及其揲  
之三變則凡三奇者三其三而爲九三偶者參其兩而爲  
六此九六之所以得數之實也至於兩奇一偶則亦參其  
兩奇以爲六兩其一偶以爲二而合之爲八兩偶一奇則  
亦兩其兩偶以爲四參其一奇以爲三而合之爲七此七



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老少雖有不同然其成象之所自得數之所由則皆有從來而不可誣矣若專以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則雖合於積數之一端而於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者矣不自知其不通而反以七八爲無象不亦誤乎又况自其四營三變而先得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爻過揲之策以四乘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卦過揲之策此於大傳之文蓋有序矣今乃以乾坤之策爲母反再分之而後得九六焉且又不及乎七八而以爲無象誤益甚矣抑七八九六之用於著正以流行經緯乎陰陽之間而別其老少以辨其爻之變與不變也九六豈乾坤之所得專而七八豈六子之所偏用哉若如其言則凡筮得乾坤者無定爻得六子者無定卦矣尙何筮之云哉其曰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六子無用七用八之道

此又不攷乎歐陽子明用之說其鑿甚矣又况方爲四象之時未有八卦之名耶如蘇氏所引一行之言謂有其象而合其數則可爾今直以八卦分之不亦太早計哉

釋疑序云繫詞不載九六七八陰陽老少之數聖人畫卦初未必以陰陽老少爲異然卜史之家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道已不同矣後世大失聖人之意者多主卜史之言而不知所謂策數也

今按周禮太卜占人筮人之官槩舉其法不能甚詳然其不見於大傳者已多矣然皆周公法也安知七八九六之說不出於其中而夫子贊易之時見其已著而遂不之及乎正如禮記冠義鄉飲酒義之屬亦以其禮自有明文故詳其義而略其數亦不可但見大傳之詞有所不及而遂

謂聖人畫卦初不以此爲異也聖人作易本爲卜筮若但有陰陽而無老少則又將何以觀變而玩其占乎且策數之云正出於七八九六者今深主策數而力排七八九六爲非聖人之法進退無所據矣

辨證曰凡卦爻所得之數獨謂之策自餘雖天地大衍亦皆但謂之數

今按此說之誤已辨於大傳策數之下矣大凡著之一籌謂之一策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矣

又曰扞者數之餘也如禮言祭用數之扞是也或謂指間爲扞非也楊子雲作芳亦謂著之餘數豈以草間爲芳耶

今按歸奇於扞謂歸此餘數於指間耳則此扞字乃歸餘數之處而非所歸餘數之名矣祭用數之扞者亦謂正數

在握中而其奇零之數在指間指屬人身故從人從力而爲扌也芳生於著而言此草在人指間也凡從力者皆勒之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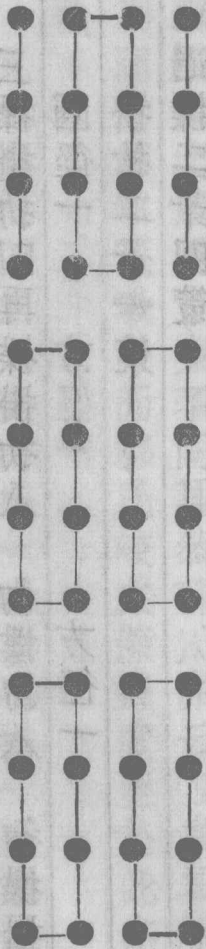
又曰如正義之說是六揲六扌而成一爻三十六揲三十六扌而成八卦與十八變而成卦之文異矣今按一變之中再揲再扌則十有八變之與三十六揲三十六扌未有所戾也

過揲二十八策

圓圍三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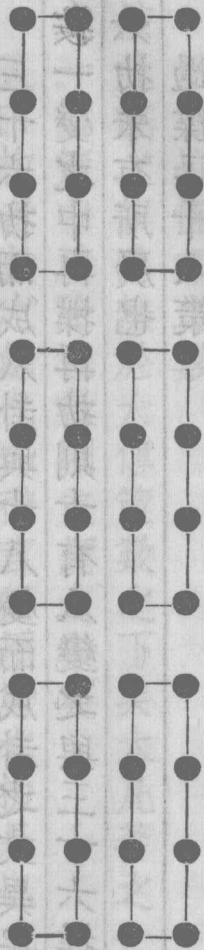
三揲掛劫四再揲掛劫八 初揲劫八 初揲掛一

圓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掛劫二十一策

過揲二十四策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三揲掛劫八 再揲掛劫八 初揲劫八 初揲掛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掛劫三十五策

又曰蘇氏所載一行之學曰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

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又曰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如上所言則是直取三變多少卦象相類以畫爻而不復論其策數也

今按四十九中聖人無不用之數已見於前矣蘇氏之說既不知七八九六之已具於掛扐而必求之過揲之間其與郭氏之說已略相似矣但蘇氏以八卦之象爲斷而郭氏以四象之策爲言少不同耳然蘇氏亦云四數其餘得九則固亦兼取策數矣而郭氏峻文深詆遽至於此亦可畏哉

又云凡揲著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所

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二  
變始第三變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

今按三變皆掛蓋本大傳所謂四營而成易者予已論於

前矣然其所以不可不掛者則又有兩說蓋三變之中前

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

皆偶數屬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圍三徑一之術也掛一

一右三也卦一而左皆二也卦一而左三屬陰者為陰

右一也皆陽也卦一而左皆四者陰也二而為陽二皆以圍四用半之術也掛一而左二右一也

陽也掛一而左三也陰也是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後

掛一而左四右三也陰也而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左一右三左二右二

左三右一皆為陽惟左右皆四乃為陰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為少

陰者二十八可為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

象老陰陽數本皆八老者動而陰性本靜故損陰之四以  
歸於陽少陰陽本皆二十少者靜而陽性本動故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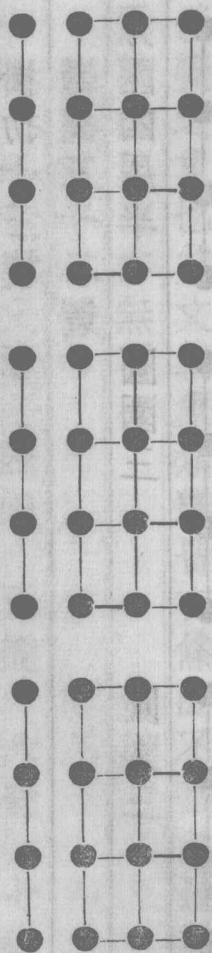
陽之四以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歸於陰後兩變不掛則老陽少陰皆二十少陽九老陰一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不得也皆二十少陽九老陰一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一端爾而遂執以為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為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為法尚無甚戾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私尤不可以不辨

過揲三十六策

圓圍三

圓圍三

圓圍三



三揲掛扚四

再揲掛扚四

初揲扚四

初揲掛一



圓徑一

圓徑一

圓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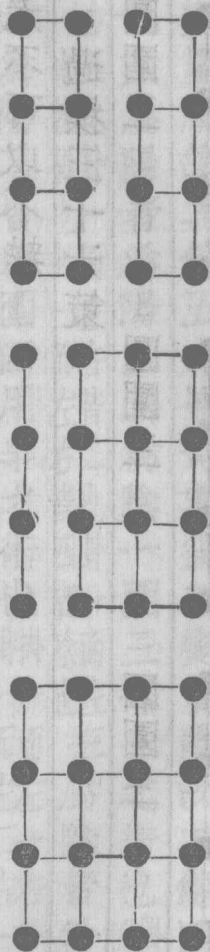
掛抄十三策

過撰三十二策

方圍四用半

圓圍三

圓圍三



三撰掛抄八

再撰掛抄四

初撰抄四

初撰掛一

方徑一

圓徑一

圓徑一

掛抄十七策

五歲再閏圖

舊說

第一變 第二變 第三變

掛揲左 揲左 揲右 掛揲左 揲左 揲右

揲右 掛揲左 揲左 揲右 揲右 丙乙丙 閏

丁戊閏 已庚辛閏 壬癸閏 甲乙丙 閏

而丁戊閏

舊說掛一以象三者也 揲謂歸奇於揲以象閏者也 五歲者一變之間一掛再揲再揲各當一歲之象也 再閏者兩揲之歲為再閏之象也 而後掛者又合餘著再分而掛以起後變之象也 其文義象類既皆有條而不紊 又通數之必五歲而再閏亦無不合

郭氏說

一變 二變 三變 四變 五變 六變 七變

八變 九變

掛 劫 劫 劫 掛 劫 劫 劫 掛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甲 閏 乙 丙 丁 閏 戊 己 庚 閏

辛 壬

郭氏之說以掛為奇三變之中第一變掛劫第二第三變不掛而劫故以有掛有劫之變為掛無掛有劫之變為劫其有掛之劫又弃不數而曰歸奇必俟再劫者象閏之中閱再歲也然則掛象閏歲而不象三才劫反象不閏之歲而不象閏且必三劫而後復掛與大傳之文殊不相應又其閏必六歲而後再至亦不得為五歲而再閏矣  
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八為少陰六為老舊說陽以進為老陰以退為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

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  
九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偶少爲陽如  
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  
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  
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  
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  
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  
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爲之主  
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  
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  
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盈則變純少陽盈盈  
純多陰盈盈  
爲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  
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  
占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  
易筮者雖不動亦用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

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諸家撰著說惟筆談此論簡而盡但謂不動則易不能占

與引國語之說為誤爾

琴律說

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散二分去一得五

十四以為社為九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為商為十三分

去一得四十八以為羽為八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為角

為十十二律數曰黃鍾九寸為宮琴長九尺而折其半故

鍾林鍾六寸為社為第一尺五寸上生太簇太簇八寸為商

為第十三徽外五寸下生南呂南呂五寸一分為羽為第八徽外

寸為第十徽外一尺八姑洗七寸一分為角為第十一徽外九寸下生應鍾

應鍾四寸六分六釐位在八寸內二寸七分內二尺蕤賓

六寸二分八釐位在十寸內九寸之間內三尺一寸大呂八

寸三分七釐六毫在龍齧內二寸半內四尺二夷則五寸

五分五釐一毫在九徽八徽之間內二尺八寸夾鍾七寸

四分三釐七毫三絲為第十二徽內三尺八寸無射四寸

八分八釐八絲在八徽內二尺五寸中呂六寸五分八

釐三毫四絲六忽為第十徽亦為角徽內三尺四寸八釐

有奇今少宮以下即其半聲為四寸三分八釐有奇也

以上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約定周禮鄭注以從

簡便凡律律皆九分皆九釐皆九絲皆九忽

琴尺皆十寸皆十分皆十釐皆十忽

按此以上為自龍齧之內至于七徽左方十二律之位

而七徽以後之說亦附其後蓋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

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布徽之

法則當隨其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

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說焉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徽

也但以四折取中為法蓋亦下俚立成之小數雖於聲

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法象懵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或曰若子之言聲數也律分也徽寸也三者之相與皆迂回屈曲而難通無乃出於傅會牽合之私耶曰律之九分也數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與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於用也故十其九而爲九尺又折其半而爲四尺五寸則四尺五寸之琴與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數亦未始有異也蓋初絃黃鍾之宮次絃太簇之商三絃中呂之角四絃林鍾之祉五絃南呂之羽六絃黃清之少宮七絃太清之少商皆起於龍齷皆終於臨岳其長皆四尺五寸是皆不待抑按而爲本律自然之散聲者也而是七絃者一絃之中又各有五聲十二律者凡三焉且以初絃五聲之初言之則黃鍾之律固起於

龍齶而爲宮聲之初矣數八十一律九寸太簇則應於

十三徽之左而爲商數七十二律八寸姑洗則應於十一

變而爲角數六十四律七寸一分內三尺五寸中呂

三尺五寸但姑洗唯三林鍾則應於九而爲社數五十六

寸徽內南宮則應於八而爲羽數四十八律六寸○次

絃則太簇之律固起於龍齶而爲商之初矣後用宮數而

其姑角應於十三之左後用商數林社應於十南羽應於

九黃清少宮應於八之右○三絃則姑洗之律固起於

龍齶而爲角之初矣而林社應於十三南羽應於十一

黃清少宮應於九太清少商應於八○四絃則林鍾之

律固起於龍齶而爲社之初矣而南羽應於十三黃清

少宮應於十太清少商應於九少角應於八○五絃則

南呂之律固起於龍齶而爲羽之初矣黃清少宮則應



於十二少商應於十少角應於八九之間○六絃之黃  
清則固起於龍齧而為少宮之初矣少商則應於十三  
少角則應於十少社則應於九少羽則應於八○七絃  
之太清則固起於龍齧而為少商之初矣少角則應於  
十二少社則應於十少羽則應於九少宮之少則應於  
七八之間故皆按其應處而鼓之然後其聲可得而見  
而聲數律分與其徽內之長無不合焉然此皆黃鍾一  
均之聲也若大呂夾鍾蕤賓夷則無射應鍾之為律則  
無所用於黃鍾故必因旋宮而後合於五聲之位其在  
於此則雖有定位而未當其用也大在黃太之間律八寸三分七釐有奇內  
四尺二寸半○夾在太姑之間律七寸四分三釐有奇內  
內三尺八寸○蕤在中林之間律六寸二分八釐內三  
尺一寸五分○夷在林南之間律五寸五分五釐有奇  
內二尺八寸半○無在南右律四寸八分八釐有奇內  
二尺五寸○應在無右律四寸六分六釐  
釐內二尺四寸○族宮見本章圖說

若自七徽之後以至四徽之前則五聲十二律之應亦

各於其初之次而半之初絃七徽承羽而為宮六右為角五為社四七間

為羽○次絃七徽承宮而為商六左為角六右為社五

為宮五右為商四○四絃承角而為社六左為羽六右為

宮五為商四五間為角○五絃七徽承社而為羽六右為

為宮六右為商五右為角四五間為社○六絃承羽而

為宮七右為商六左為角五為社四五間為羽○七絃

承宮而為商六左為角五為社四五間為羽○七絃

為社五為羽四五間為宮○三絃七徽承商而為角六右

則其聲律之應次第又如其初而又半之此一節聲難

不能盡載然其大槩次第亦與上兩節不異但加促密

耳○凡五絃起於龍巖初絃五聲次絃四聲三絃三聲

四絃二聲五絃一聲凡十九聲皆正聲○初絃七徽次

絃八徽三絃九聲四絃十徽五絃十二徽六絃龍巖以

聲律之初氣後身長聲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於此  
 七徽則為正聲正律初氣之餘承祉羽既盡之後而黃  
 鍾之宮復有應於此者且其下六絃之為聲律亦皆承  
 其已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齊焉氣已消而復息聲  
 已散而復圓是以雖不及始初之全盛而君子猶有取  
 焉過此則其氣愈散地愈迫聲愈高節愈促而愈不可  
 用矣此六徽以後所以為用之少雖四徽亦承以應之  
 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齊而終有所不能反也此處但泛  
自當別論而恪曲繁聲亦或有取則亦非君子所宜聽也大抵琴徽之分布聲律正  
 與候氣同是一法而亦不能無少異候氣之法闕地為  
 坎盈尺之下先施木案乃植十二管於其上而實土埋  
 之上距地面皆取一寸而止其管之底則各隨其律之  
 短長以為淺深黃鍾最長故最深而最先應應鍾最短

故最淺而最後應今移其法於琴而論之則所謂龍齶  
卽木案之地也所謂臨岳卽地面之平也聲應之處卽  
其律寸之短長距案之遠近也故按此鼓之而其聲可  
見此其所同也但律之次第左起而右行者以氣應先  
後爲之序自地中而言之也徽之次第右起而左行者  
以律管入地淺深爲之序據人在地上目所見者而言  
之也此其似異而實同者也其甚異者則管虛而絃實  
管有長短而無大小圍皆九分徑皆三分分絃有大小而無短長管  
上平而下不齊絃則下齊而同起於龍齶也是以候氣  
者異管而應不同時既應則其氣遂達於上而無復升  
進之漸布徽者亦異絃而應於同時既應則各得其量  
之所受如以弦大小爲五聲之序而循序以漸進至于三周而後已  
此其甚不同者也然明者觀之以其所異乘除準望而

求其所同則是乃所以益見其同而無可疑者但自有琴以來通儒名師未有爲此說者余乃獨以荒淺之學聾聵之耳一旦臆度而誦言之宜子之駭於聽聞而莫之信也然吾豈以是而必信於當世之人哉姑以記余之所疑焉耳抑此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聲之位二者錯綜相爲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遞降一等其自左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絃之宮而一齊焉蓋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也無所受命而受命于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也受命於人而人之所貴者也但以全聲自然無形數之可見故今人不察反以中徽爲重而不知散聲之爲尊甚矣其惑也至其三宮之位則左陽而右陰陽大而陰小陽一而陰二故其聚類左以象君右以象臣

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右者陽明故爲君子而近君右者陰濁故爲小人而在遠以一君而御二臣能親賢臣遠小人則順此理而國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則拂此理而世以衰亂是乃事理之當然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又凡旣立此律以爲宮則凡律之當徽而有聲者皆本宮用事之律也其不當徽而無聲者皆本宮不用之律也唯第十二徽有徽無聲亦不當用未詳其說律旋而宮變則時異而事殊其遭時而遇俗者自當進据可爲之會而發其鳴聲其背時而忤俗者自當退伏無人之境而箝其頰舌此亦理勢之當然而其詳則旋宮之圖說盡之矣

### 定律

沈氏筆談据唐人琵琶錄以爲調琴之法須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祉祉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

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但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於臨時按沈氏所言可救流俗苟簡之弊世之言琴者徒務布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散間遠為高耳豈復知禮樂精微之際其為法之嚴密乃如此而不可苟哉然其曰以合聲定宮絃者亦黃鍾一均之法耳不知沈氏之意姑舉一隅以見其餘耶抑以琴聲之變為盡於此而遂已也若曰姑舉一隅而當別用旋宮之法以盡其變則又當各以其字命之而不得定以合聲為宮也蓋今俗樂之譜△則合之為黃也マ則四下之為大也マ則四上之為大也二則一下之為夷也二則一上之為姑也マ則上之為中也△則勾之為蕤也△則尺之為林也マ則乙下之為夷也マ則乙上之為南也川則

凡下之爲無也。凡上之爲應也。六則六之爲黃清也。凡則五下之爲太清也。凡則五上之爲太清也。則上之爲夾清也。此聲俗工皆能知之。但或未識古律之名。不能移彼以爲此。故附見其說云。按今俗樂或謂高合字乃夾鍾也。沈氏後章即言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徽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高二徽。高外方樂又高坊均。以來說契丹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疑唐之遺聲也。若如沈說。則方外合字真爲夾鍾矣。若便以此爲黃鍾恐聲已高。急更用上矣。宮至辰已位。卽已爲林夷非。唯不容彈亦不可得。而上矣。更詳之。

### 調絃

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宮與少宮商與少商中徽亦如之而

得四聲。按上散下得二聲其絃則同。八徽隔三而得六聲。宮與

與少宮角與少商按上九徽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宮與

與羽角與少宮社與少商爲四。○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

內角聲在九。十間四之。○少濁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

少商與羽少宮與社羽與角社與商角與少清十徽按上者隔



一而得五聲宮與商為五○內角聲在十一徽少宮與羽按下

者隔二而得四聲少商與社為四○內角聲在十一徽少宮與社與十三

徽之左比絃相應而得六聲羽與商與少宮與角與社凡

六

右調絃之法大槩如此然惟九徽為得其相生之序十

徽則雖律呂相得而其倫序倒置若有未諧故沈氏說

以隔二者為下生隔一者為上生蓋九徽之宮隔二者

生散社而散社隔一上生十徽之商九徽之商隔二下

生散羽而散羽隔一上生十一徽之角九徽之角隔二

下生散少宮而散少宮隔一上生十徽之社九徽之社

隔二下生散少商而散少商隔一上生十徽之羽也如

此則九徽之隔二者常以木聲命散聲十徽之隔一者

常以散聲命木聲然後十徽之按上按下者亦皆得以

協其相生之序此又不可不知也此外諸絃號爲相應者則但以散聲木聲同於一律而自相醺酢至於相生之序則無取焉然散聲者全律之首七徽者散聲之貳故其應聲渾厚寬平最爲諧韻特以中三絃者孤子特立無上下之交焉則其爲用有所不周若八徽之三聲十三徽之六聲則爲律雖同而絲木有異是以其聲雖應而不和如人心不同而強相然諾外雖和悅而中實乖離求其天屬自然真誠和協則惟九徽十徽與十一徽之三絃爲然此調絃之法所以必於此而取之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或者見其如此而不深求其故遂以己意強爲之說以爲九徽者林鍾之位十徽者中呂之位林鍾爲黃鍾之所生而中呂又爲能反生黃鍾者所以得爲調絃之地而非他徽之可及此其爲說亦巧矣

然使果有是理則曷爲不直於黃鍾焉調之而必爲此  
依傍假託之計耶若角聲二律之說則予嘗竊怪古之  
爲樂者通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若以黃鍾爲宮  
則姑洗之爲角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而今世琴家獨以  
中呂爲黃鍾之角故於衆樂常必高其一律然後和唯  
第三絃本是角聲乃得守其舊而不變流傳既久雖不  
知其所自來然聽以心耳亦知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昔人亦有爲之說者皆無足取其曰五聲之象角實爲  
民以民爲貴故於此焉上之者其穿鑿而迂疎固已甚  
矣又以爲姑洗爲正角中呂爲慢角者則恐此等變調  
隨世而生又非獨此爲然也近世惟長樂王氏之書所  
言禮樂最爲近古然其說琴亦但以第三絃爲律中中  
呂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予於是益以爲疑乃爲之深思

而有得焉然後知古人所以破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明法而俛焉以就此位之僭差者乃爲迫於聲律自然之變有不得已而然也蓋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一律而獨宮羽祉角之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闊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旣備卽有二律介於宮與祉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二變然後被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間而七均備焉唯琴則專用正聲不取二變故於二位之闕無以異乎衆樂之初然又以其別有二少而少宮之分地位近於變宮故宮羽之間有以補之而不至於大闕惟祉角之間旣爲闊遠欲以少商補之則其分寸地位相望甚遠而不可用是以巳午二位特爲空闕而角聲之勢必將乘其間隙進而干之以求合於林祉然其本

位若遂空虛而無主則姑夾兩位又成曠闊而商角二聲將不能以相通幸而三絃姑洗之本聲與十一徽姑洗之本位自有相得而不能相離者乃獨固守其所而不肯去於是姑前中後皆得祇間一律而無空闕之患是亦律呂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爲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盡其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蘊著爲明法以幸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論也今好事者乃有見二律之兼用遂通五均數爲六律而謂凡周禮孟子之單言六律者皆以是言而非六律六同之謂果如其言則是周禮孟子皆爲專指琴之一器而言且使衆樂之七均皆廢而所謂七音七始亦皆虛語矣嗚呼異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六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